

揭开百年“孤本”背后的“诗歌往事”

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《池上诗存》手稿即将成书面世 池州地域文化研究再添不可多得重要文本资料



系列报道之(15)

那是 2012 年夏天，骄阳似火。《池上诗存》书稿被工作人员从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书橱中捧出来，第一次呈现在一个外人的面前。

这套《池上诗存》稿本，为清代人章曼卿所编，收集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池州籍（包括贵池、青阳、铜陵、东至、石台五县）438 人的诗作，共计 3616 首，可以说是一部池州古代诗歌总集，其中不少诗作在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诗》《四库全书》里也未见收录，成为游离于方外的“国风雅韵”。

这套稿本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，也带来很多疑问：稿本编者章曼卿何许人也？稿本最终为何没有付梓？它又是如何流落民间，辗转数十载后被安徽大学图书馆所收藏？

围绕着《池上诗存》与章曼卿，各方的探究徐徐展开，池州这一“千载诗人地”，自此又添了一段文史佳话，多了一份文采风流。

而安徽大学图书馆研究人员耗时三年的辛勤努力也有了结果，目前，《池上诗存》书稿所有印前工作已全部完结，交付印刷，预计明年，首批成书即能面世。安徽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郑玲表示，这将极大地推动对池州文化领域的挖掘，为研究历代池州籍诗人提供不可多得的重要文本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、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百年孤本浮出水面

《池上诗存》收藏于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，该馆研究馆员郑玲是最初注意到它的研究者之一。

“我们之前知道这套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南京古旧书店购买的，当时花了 120 元。”2008 年，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工作，有人提醒郑玲老师，“馆里有些孤本”，郑玲想起这套书稿，把它取了出来。

“我们把书拿出来重点看了下，有了大概了解。这套书稿反映了自唐至清池州地区诗歌的整体创作情况，系稿本，完全是手写的，我们四处查阅资料，找不到这套书的信息，在当时国内已出版的古籍目录中也查不到该书，于是初步认定它是孤本。”

另外，有个细节让郑玲他们感觉到踏实：书稿共计 42 卷，每一卷卷首处，都钐了很多印章，“都是编者章曼卿的印……在一套书稿中出现大量的私人印章比较少见，通过这些钐印，我们更加判断书稿是孤本。”

细读之下，郑玲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。《池上诗存》稿本从编排顺序看，全书以诗人年代编排，姓名下撰有较详小传，间列参证资料，编校态度审慎。收集 3616 首诗作中，分别为唐代 22 人，计 335 首；宋代 19 人，计 96 首；元代 5 人，计 14 首；明代 129 人，计 732 首；清代 263 人，计 2439 首，其中章氏本人居于最后，有诗作 199 首。此书资料多来自地方文献，征引本地诗文集、方志较多，也有家谱、笔记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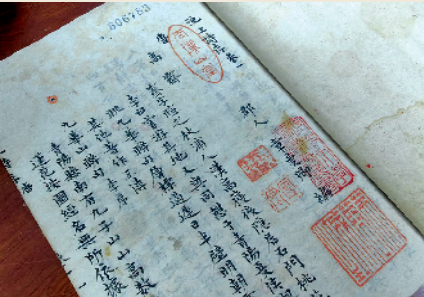
郑玲等还对《池上诗存》收录的诗作进行了分类，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。

比如，3600 多首诗里，写山水类的最多，而池州境内的九子山（后改名九华山）、齐山、杏花村、翠微亭等，是诗人们打卡最多的地方。宋代陈岩，自号九华山人，写了 21 首九华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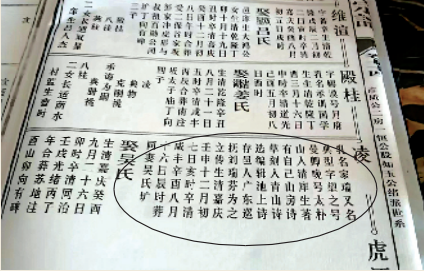
交游类的也不少。书稿中收录了晚唐著名诗人张乔的多首交游诗，像《送宾金夷吾奉使归本国》，说的就是他和当时新罗国来使间的友情。张乔与这些外国友人不但在感情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而且在诗歌艺术、棋艺等方面有着交流和切磋，并获得了

两函装帧素雅的古籍，被轻轻摆放在绛紫色书桌上，打开宝蓝色封套，里面是 8 册手抄线装书，翻开，无格无边的蝉翼宣上，布满蝇头小楷，工工整整，瘦而有劲，锋芒毕露……

见到这套寻觅多年的古籍时，饶颐的第一念头是“我想把它一页页拍下来，带回池州再版”。



安大图书馆珍藏的《池上诗存》



族谱上有关章曼卿的记录

他们的极力推崇。

书稿中还零星收录了僧人及女性的作品，在郑玲他们看来，“这也是很难得的。”

此外，人们还从印章中窥得了编者章曼卿的若干性格。稿本前四册每卷卷端，皆钐有多枚印章。有姓名字号章，如“曼卿”“凌印”“太朴山堂”。有籍贯里居章，如“秋浦宛如潇湘洞庭”“右成秋浦”“秋浦玉为人”。有仰慕先贤章，如“家住谪仙流寓如”“山川剑县风日长沙”。有退藏自守章，如“芙蓉城主”“华阳逸叟”“自己山房”“山水窟”“偶尔尔”“明明子”。还有佛道信仰章，如“金粟如来”“九子如莲花然”“赤练洞天”“无何有乡居士”。

细细品味这些钐印，能隐隐感受到章氏在辑录诗文时的诸种心境。

以一己之力编纂，努力保留地方文献，收诗数量如此之多，这些都让郑玲等研究者认识到了这套书稿的独特价值。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告一段落，相关古籍数据库建立起来，《池上诗存》书稿终于缓缓浮出了水面。



太朴山脚下的元四章古村落，章曼卿曾在此生活过

饶颐/摄

踏破铁鞋无觅处

2012 年的那个夏天，饶颐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《池上诗存》，他第一念头是，“我想把它一页页拍下来，带回池州再版。”

这套《池上诗存》，像海市蜃楼里的梦幻景致，似熟悉又陌生，多年来一直在牵扯着他的心。

“我最早知道《池上诗存》是在 2008 年前后，当时我在安庆市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书，民国期间出版的，书里提及池州一地自唐以来的各种书稿，包括出版和未出版的，其中，未出版的书稿里，又提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池上文存》，另一本就是《池上诗存》。”

饶颐是土生土长的池州人，因为拍摄绝美平天湖“天路”而火出圈，粉丝众多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更偏爱古意悠远、气韵生动的池州乡邦文化，这也是他多年潜心深耕的一块文化土壤，《池上诗存》及章曼卿，很偶然地进入了饶颐的视野，激发了他探究未知的强烈渴望。

“我找到章氏宗谱，里面有章曼卿，只是寥寥几句介绍，说他著有《自己山房诗草》，编辑《池上诗存》。《自己山房诗草》我后来在桂超万《青山诗选》中找到，关于《池上诗存》，不知所终。网上呢，也查不到任何信息。眼看这条路就要断了，无意中，我看到了安徽大学汤华泉教授的学术论文，得知这套书保存在安大图书馆，让我喜出望外。”

饶颐满怀期盼来到安徽大学，在图书馆郑玲老师的帮助下，见到了这套期许已久的书稿。饶颐端着相机，轻轻翻开第一卷的封面，有书法功底的他，“第一次领略到古人蝇头小楷的魅力，字

功力很深，笔锋很锐利，纸非常薄，薄薄的蝉翼宣，让人不敢用力去翻……”

书稿共计两函八册，饶颐拍了钐有印章的卷首以及卷尾部分，共数十张照片，带回了池州。这些照片，成了饶颐以及池州章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章新景等人研究章曼卿和《池上诗存》的重要资料。

章新景最早注意到章曼卿，也是在 2008 年前后。“当时我们正在修章氏宗谱，在‘艺文’部分里发现了刘瑞芬所写的两首诗，《题章曼卿太

朴山堂文集》《过梨树岭晤章曼卿即步原韵》，都是写给一个叫章曼卿的人。刘瑞芬是晚清名臣，出使过欧洲多国，任过广东巡抚，他能为章曼卿专门写诗，引起了我们的好奇，这章曼卿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章新景曾专门去池州市贵池区元四章村探访，那里是池州章氏祖居地，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加上村人受教育程度都不高，几乎无人知道章曼卿是谁，但章新景知道，在那些倾颓多年的废墟里，隐藏着很多和章曼卿有关的秘密。



元四章古村落中气势恢宏的章氏宗祠

存得池阳一部书

随着《池上诗存》书稿为越来越多人知道，一度神秘的章曼卿，终于在人们心中变得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具体。

安徽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郑玲在她所著的《〈池上诗存〉述略》中，对章曼卿做了如下介绍。

章曼卿（1812–1861），以字行，本名凌，小名家瑞，号望之，池州贵池人。著《太朴山堂诗集》《池阳诗钞·文钞》《池上诗存·文存》《池上诗话》及《太朴山堂随笔》，如今仅见《池上诗存》一部书。

章曼卿生活于清代嘉庆、道光、咸丰时期，为本地秀才，有人称其将来能成为“国士”，然而，他后来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，一生穷困潦倒，终不得志。由于他仰慕李白，常常恣情诗酒，寻访李白游踪，并且常与贵池、青阳等处诗友畅饮欢叙、结社联吟。如《春夜大月下宴桃园园放歌》：“吾观古来作达人，太白落落超风尘。几回曾作把盏詠？几回不负花月春？我悲纵然量无一石才八斗，安能烟荒草灭寂寂终其身……”又借《秋浦夜月怀李谪仙》《偕胡生至酒家》《九华九十九峰歌》等，常抒胸中不平之怀。

章曼卿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，浪迹湖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地，所到之处皆达之于诗，如《岳阳楼》《西江谣》《舟泊兰溪》等。他又亲身经历连年战乱，天灾人祸，尸横遍野，民不聊生，诗人将所见所闻所历，注于笔端，写下《骷骺谣》《捕蝗谣》《食土谣》《大水歌》等。

饱经战乱流离之苦的章曼卿，于 1856 年回到家乡，目睹战火惨状，尤其是历代文献丧失殆尽，他下决心以一己之力辑录乡邦诗集。他远访近搜，足迹遍及五县，历时长达五年，回来后日夜校对，毛笔楷书抄录。即使家里无柴无米，饥寒交迫，借贷仍在编写。正如其诗作《除夕》言“风雨庐中万感余，干戈隙里混居诸。累朝文献愁遗佚，存得池阳一部书。”

章氏一生郁郁不得志，以书为伴，以诗为友，他对诗艺痴迷，已近乎痴癫程度，其《落魄》诗曰：“危时呼母急呼爷，颠不颠兮邪不邪。兀兀已如僧打坐，墨墨竟若犬无家。狂吟江左年来月，痛炊炉头席上花。从古侯门深似海，教人何处拍琵琶。”在书稿即将完成之际，章曼卿因贫病交加，劳累过度，于清咸十一年（1861）8 月 16 日辰时离世，年仅四十九岁。

池州当地人“寻找”到的章曼卿，为我们再现了“有血有肉”的人物形象。

章曼卿耗尽余生心血的《池上诗存》未能付梓，是憾事；这套“孤本”未散佚民间，被安徽大学图书馆精心妥善保存下来，是幸事；而将书稿整理出版，成了郑玲等几位老师近三年最重要也最辛苦的事。

“2019 年，在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，我们将该书稿申报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项目，批下来后，又花了三年时间来点校、整理。”

这其中，最难的是比对，因为书稿是手写的，不少字特别难认。“比如明代一位诗人李颉，他有两首诗，很多字无法辨认，像《枯鱼过河泣》，其中的‘鱼’字写成‘鱼去掉下面一横加个火字’，这把我们难倒了，请教古文字专家，也认不出，只好按脚来判断，在若干个可能的字中挑一个最接近的，来确定到底是啥字。”

编者也会有笔误，或者是以讹传讹导致的错误，郑玲他们就出校记来加以订正。

此外，他们还编制了全书目录和诗人姓氏笔画、篇名笔画索引。

从 2008 年全国古籍普查整理至今，以安徽大学图书馆研究人员为主的安徽业内学者专家，殚精竭虑，不辞辛苦，只为早日能使馆藏珍籍走向社会，以飨读者，起到褒赞学术的作用。

截至目前，《池上诗存》书稿所有印前工作已全部完结，交付印刷，预计明年首批成书即能面世。这将极大地推动对池州文化领域的挖掘，为研究历代池州籍诗人提供不可多得的重要文本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、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章新景每次去元四章村，都要去元四书院遗址转一转，他觉得在那里，和章曼卿在心灵上离得最近。

“元四章氏一族，在明代开始发迹，到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，很富裕，也出了很多人才。家族创办的元四书院，成为池州府东南一带的教育核心地带。章曼卿二三十岁时，在元四书院教学，学生都是准备参加乡试以上考试的，因此章曼卿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。章曼卿的诗作流传很广，很多学生都慕名而来，比章曼卿小 14 岁的刘瑞芬，当时就在元四书院就读，他和章曼卿的关系，亦师亦友，感情很深。”

刘瑞芬不仅为章曼卿写过诗，在两广总督任上还为章写过《太朴山人外传》，被收录在桂超万辑《青山诗选》（6 卷）中，里面亦收录了章曼卿的诗作 50 多首。

在饶颐和章新景看来，章曼卿是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，“字如其人，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字，非常有锋芒，不爱和乡人们交流，往往带着一股傲气，日子过得很穷，但绝不肯折腰，有一次过年，阴雨不断，没柴火做年夜饭，他宁肯把家里楼梯拆掉，劈成柴，也不肯找邻居去借。”

但在寻访《池上诗存》过程中，饶颐感受到了章曼卿身上的文人风骨，“他用的是笨办法，没钱买米，但肯花钱买府志、县志、山志、明清笔记……从里面录诗。听到谁家存有诗稿，他会马上跑去借阅，当场抄进书稿里。他四处寻访，路远的时候，就在怀里揣上两块饼做干粮——他让我想到了汉代的乐府人，他们长年累月奔跑在乡野间，将天底下那些优美的诗歌，都收集了起来。”

遗憾的是，章曼卿辞世前，书稿终未能付印，为何流落到南京？辛亥革命时诗人陈诗著有《静照轩笔记》，其中多记作者之遗闻轶事，有一则遗闻说：“余闻贵池王斋斋郡郎（源瀚）言，章六峰先生辑《池上诗存》六卷，专记池州文献，殁后流入入京师广肆。曩官都下，得稿本归，其族孙转授邑人刘聚卿（即刘世圻，刘瑞芬之子）参议，谋付梓。刘歿，此稿不可得矣。”

根据这则遗闻，可知《池上诗存》其后的流落情形，不过，陈诗误将章曼卿编《池上诗存》当成了章六峰所编。

在《章氏宗谱》中，有关章曼卿的介绍寥寥几行，人们从只言片语中知道，章曼卿与妻子吴氏育有一子，名虎臣，遇太平天国之乱，“被掳”去当兵，此后再没下落。

会，以飨读者，起到褒赞学术的作用。

截至目前，《池上诗存》书稿所有印前工作已全部完结，交付印刷，预计明年首批成书即能面世。这将极大地推动对池州文化领域的挖掘，为研究历代池州籍诗人提供不可多得的重要文本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、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另一头，远在池州的饶颐也一直四处奔走。2018 年，身为贵池区政协委员的他，提交了一份《关于抢救性出版池州古代诗歌总集〈池上诗存〉孤本的建议》，引起了时任池州市市长雍成瀚的重视并作出了批示……

《池上诗存》即将印刷出版的消息传来，让章曼卿故乡一直关注此事的同道中人备感欣慰，视为盛事。

饶颐感慨地说，“第一次看到《池上诗存》时，我就在想，池州自古以来到底有多少诗？在这 3600 多首之外，还有多少散失在了民间呢？古时候，有名人写翠微亭，数百人附和诗唱和近千首；写杏花村的也有近千首；还有秋浦河、九华山、齐山……池州的千古诗篇，怕是有上万首也不止吧！”

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祁海群 王素英 杨雪娇 通讯员 郑玲 周亚寒 文 / 摄